



惊蛰， 打开春天半扇窗

文李学辉

其实，春天的雷声，惊醒的不仅仅是沉睡的万物，还有那些在雪中拄杖高歌的诗人和准备犁铧的农人。

新年的惊雷还未来得及炸响，一场雪却毫无顾忌地扑向大地，白得晃目，深得没足，让惊醒的万物又缩回了脖子。节令前的反常现象，往往会超出人的预期。

惊蛰，这个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以昆虫命名的节气，没等来“蛰虫惊而出”，等来的却是一首首的雪中短歌。

时令，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漫天飞白的冬天。

沉浸在古籍中的诗人们的情绪一点也不受影响。陶渊明云：“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白居易道：“震蛰虫蛇出，惊枯草木开。”；陆游言：“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韦应物则高歌：“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他们不仅关注时令，关照内心，还不忘农事。看来，古代的诗人们从来都没有脱开时



空，即便举首把盏，绣口一吐，也要从风花雪月中抖出胸襟中的忧思，把月光拉长成胡须，把雪花拍打成歌舞。

“无缘一肩齿，空酌万年杯。”张说的诗中，体现出的是何等的空寂。

而农民则实在多了。空灵从来不是他们的现实。他们是节气的追随者，践行者。更重要的，还是守护者。

“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

二十四节气，似乎每一个都是农民的节日。

惊蛰，是农忙的开始。

历代文献中有诸多关于古人在惊蛰时节举行祭祀并开始农业生产活动的记载。如《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诗经·邶风·七月》中也有记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比南亩。田畯至喜。”《周颂·载芟》更是“溥不多而意状飞动”，通过“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短短几句，详细叙述春季耕耘的宏大场面。

农民的诗，写在惊蛰时的，永远是还未解冻的土地沉睡的姿态。

惊蛰，又名“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这一时节阳气上升、气温回暖、春雷乍动、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

春雷初动，发声启蛰。《大戴礼记·夏小正》中记载：“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正如其所对应的雷天大壮卦，下乾上震，阳气盛壮，万物也随着阳气的生发而启动生机，有“声威大壮之意，雷电交加之象”。

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描述已是进入仲春，桃花红、梨花白，黄莺鸣叫、燕飞来的时节。《诗经》中就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记载。

惊蛰之时“九九”已尽，各地天气开始转暖，雨水渐多，大部分地区都已进入了春耕，流传下诸多农事谚语，如“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歇”“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地化通，锄麦莫放松”……

在我的家乡武威，一到惊蛰这天，养大牲口的人家都要起早。大牲口指的是身架大、食量大、干重活的牲畜。各地因土地的耕作方法

和使用方式不同，能列入大牲口之列的一般是马、骡子和牛。

能适于耕作的牛一般都温顺，耐力强，好喂养。惊蛰这天，人们便从粮仓里挖出去年腊八日存埋的腊八豆，拌在草料中喂牛，这是提醒；歇了一冬了，该到抖擞精神干活的时候了。

农耕文明在变迁，节气也随着时令在变化。惊蛰，即便是牛不再哞，马不再嘶，骡子不再叫，土地也不会闲置。机声隆隆中，田野里快速行进的跟在机器后面的身影，仍在劳作中等待着春风的到来。

惊蛰一到，整个春天便活了。

二十四节气中，最具人间烟火味的，应该有惊蛰、清明和冬至。俗语有云：惊蛰滑，清明凉，冬至碎。

惊蛰到，牛百叶开。民间称之为“润百叶、清脏腑”。滑，是谓滑肠润肺。

牛耕时代，牛是农家的至宝，种田拉粪压地，一年之中，人忙的时节，牛也在忙。度过了一个冬闲，一俟惊蛰，牛便要开始劳作。清早，牛一哞，家中主事者就端了一铁勺清油，来到牛圈，勺一到嘴边，牛张开嘴，一勺清油下肚，牛仍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一遭。主事者望着勺头上那一滴珍贵的油，用手指抹了，亦伸出舌头一吮。牛幸福，人也幸福。有农妇从麦仓里挖出所藏的那块去年腊八时熬煮的粥块，盛在木升里，端到牛槽边，抱来一捆仍散发着清香的草，拌在草中。有小儿望着农妇手里的一颗鸡蛋，吧嗒着嘴。农妇笑了：有牛吃的，就有你吃的。小儿趁着当娘的不注意，抢了一把腊八豆，飞奔而出。牛不语，农妇说：这馋娃娃。

牛的节日一过，家庭主事者便去收拾农具。农妇则捅旺了炉子，炸了几颗鸡蛋，按家庭成员多少，每人碗里都有份。家中老者端了碗，咕囔一句：吃了油炸蛋，掙掉药罐罐。将碗中的油炸蛋分出一给望嘴的孙辈。

农妇照例是舍不得吃油炸蛋的。她将省出的鸡蛋打在已开的水中，撮一块发硬的红糖和成碎末的茶叶，丢入锅中。红糖放得年久了，一入锅，糖色发暗。鸡蛋清和红糖，一红一白，在锅中起伏。盛了一碗给老者，老者不动，待家庭主事者端了碗，又道：清除肠中秽气，一年平顺安稳。主事者嗯了一声，匀出半碗给牛。牛一甩尾巴，惊蛰便春意盎然。

碗里的内容丰富了，人的盼头也就多了。

二十四节气

三候

- 三候鹰化为鸠。
- 二候仓庚鸣，
- 一候桃始华，

故乡惊蛰事

文吴晓明

故乡张掖有句谚语：早晨惊了蛰，后晌拿犁别。意思是早晨到了这个节气，黄昏就可以准备春耕了。惊蛰一过，鸟儿的叫声一天比一天清亮了，土坷垃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农人要忙碌起来了。

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惊蛰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很重视惊蛰这个节气，把它视为春耕开始的节令。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自然节令的反映。到了惊蛰，随着天气的逐渐回暖，大地开始复苏，农家人也跟着起身，准备一整年的忙活。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农民辛勤忙碌的身影，新翻泥土的气味悄悄弥漫在广袤的土地上。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观田家》中写道：“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这句诗为人所熟知。

故乡人关注节日，更是关注节气。节气是农人

们心里的一个风向标。哪一天开始天气晴朗草木茂盛了，哪一天风筝飘飞了，哪一天该播种大麦豌豆了，哪一天向日葵露出了笑脸，他们都清清楚楚。

在古代，惊蛰时节还有许多有趣的习俗。历朝各地多有踏草、寻花、簪花之事，人们称之为“花朝节”。惊蛰初候，桃花盛开，如此华艳明媚，不趁机赏看就辜负了大好春光。才子唐寅便甚爱桃花，他在《桃花庵歌》中写道：“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

张掖有“惊蛰吃了梨，一年都精神”的民间俗语。也有人说“梨”谐音“离”，据说，惊蛰吃梨可让虫害远离庄稼，可保全年的好收成，这一天农户家一般都要吃梨。

古代出远门者也取“离”的谐音，多有“离家创业”之意。

惊蛰这一天，张掖乡间很多农人会煮毛豆、炒米谷。民间认为，这样可以消灭多种小虫。还有的农人或做芋头饭，以

芋子象征“毛虫”，以吃芋子寓意除百虫。

响雷，是惊蛰节气的重要特征。古人想象雷神是位鸟嘴人身，长了翅膀的大神，一手持锤，一手连击环绕周身的许多天鼓，发出隆隆的雷声。惊蛰这天，张掖很多地方的手艺人也会利用这个时机来蒙鼓皮。

惊蛰的那天清晨，张掖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应该是炸面疙瘩，故乡懵懂的春天好像就被菜籽油的清香唤醒了，香味挂在光秃秃的树梢上，鸟雀们在枝丫间飞上飞下，似乎也交流着节日的心得；绵长的香气附着在低低漂浮的尘埃里，那是一个飘香的村庄。

油炸面疙瘩是张掖的一种特色面食，做起来简单而吃起来香甜，只是把面粉用开水烫好，清稠适度之后就用筷子用力搅拌，搅拌均匀之后等油开了就放在油里炸，放进去随着“扑棱”一声，面疙瘩就在油锅里开出一朵朵肥硕的黄色花朵。女人们在油锅跟前忙碌着，孩子在不远的地方翘首企盼，香味在空气里肆意地弥漫着，那是童年的盛宴。厨艺好的女人炸出来的圆润、酥软，而厨艺差点的女人们那个面疙瘩就像是螃蟹一样张牙舞爪，可是口感也还是极好。

惊蛰吃面疙瘩这个习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沿袭下来的，似乎别处没有这个传统，只是张掖有。这也许是和特定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也许是故乡人对春天的美好期盼。孩子们盼着吃，也盼着春天，那是春节过后最值得期盼的日子了，那一天，孩子们都抹着油乎乎的小嘴巴好像把春天挂在嘴角。那一缕香味唤醒了故乡的春天，惊蛰过后人们就开始上地了，女人们裹着头巾，扛着榔头去打土块，男人们扛着耙开始平整土地。

如今的面疙瘩，有些地方叫油泡泡，听上去比面疙瘩要文雅含蓄多了，像个网名或者笔名，我依旧喜欢叫它面疙瘩，像故乡人一样率直和朴实。我知道，那缕清香飘过，故乡人又开始忙碌了，他们走不出我的记忆，就像是我一直走不出那个村庄一样。

古代，惊蛰时节有踏草、寻花、簪花之习俗。